中國運動員應懂點英文

鄭延國

文化經緯

倫敦奧運會上，對英文一頭霧水的中國射擊手易思玲，兩耳不聞報靶聲，一心只看靶中心。砰砰十發，槍槍高中，一舉奪得首金，由是海內外一片歡騰。這位湘妹子直率地說，自己橫豎聽不懂英文，反倒格外鎮定。

看來，不懂英文有時的確能讓人嘗到甜頭。錢鍾書曾經講過一個故事。說清朝末年，大臣載洵和水師提督薩鎮冰赴美國華盛頓考察海軍，參觀完畢，美國人問：載大人有何感想？載洵說了兩個中國字：很好！譯員周自齊將這兩個字譯成了意爲「貴國機器精良，足資敝國模範，無任欽佩！」的英文。美國人一聽，個個高興得樂開了花，但也有點奇怪，這載大人僅僅張了一下嘴巴，怎麼就變成了一長串的英文？一旁的載洵大概對英文一無所知，但他清楚，周譯員吐出來的英文不論長短，一定都是誇洋人的話，斷然捅不出諸如經濟損失、外交麻煩一類的亂子。可見，不懂英文也有不懂英文的好處。

不過概而論之，中國人，尤其是經常參加國際比賽的中國運動員，還是懂點英文的好。君不見此番倫敦奧運會上，中國鏈球手張文秀，亦身手不凡，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績，正當她興高采烈之際，突然獲悉被降至第四名。到手的銅牌，硬是眼睜睜地被人搶走。此時此刻，她要是懂點英文，便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向裁判員直接進行申訴，說不定局面就有可能得到扭轉。即使不成，至少也可以讓一些藍眼高鼻的西方人領教領教咱們華夏巾幗的英語水準。

相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時期，志願軍戰士曾突擊學習過一些戰場英文用語。一次，一位老炊事員挑着兩籃飯菜送給陣地上的戰士，途中遇到一隊美國兵，老炊事員急中生智，猛地抽出扁擔，一聲大喝：不准動！不知所措的美國兵竟然慌了手腳。老炊事員緊接着又喊了一句「葡萄糖油條兩根！」驚魂未定的美國兵聽到後，居然撲倒在地，一個個將武器舉過頭頂，以示投降。原來老炊事員在突擊學英文時，以漢語註音的方法將 Put down your gun!（繳槍不殺）記成了「葡萄糖油條兩根！」臨危不懼的智慧，加上洋涇浜式的英文，讓我們的這位志願軍戰士成了贏者。懂點英文的重要性由此更睹一斑。

由是想到，未來的四年奧運備戰，可否增添一項體育英文用語訓練？深信，新時期的中國體育健兒，對英文的接受能力肯定會大大超過當年的志願軍戰士。到那時，能聽懂英文報靶的易思玲們，當會心中更有數，注意力更集中，槍法更準確；能說一口流利英文進行申訴的張文秀們，也一定能讓裁判員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更加小心翼翼、不偏不倚地作出令廣大運動員折服的公正裁判。

日本政府的賭博

鄭如

如是我見

九月十日下午，日本政府舉行會議確定釣魚島「國有化」方針，在危害中日關係的險路上一意孤行，致使釣魚島問題到了一觸即發的危機邊緣。

野田政府對外宣稱其「國有化」的一大理由是「爲繼續平穩安定地維持管理」。日本政府憑什麼「管理」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樣的「管理」又怎能平穩安定？事實上，日本政府是企圖借此強化對釣魚島的控制權，單方面背棄了四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擱置爭議」的共識。野田政府的另一個理由是，它無力阻止東京都，而由中央政府「購島」強於地方政府出頭，希望中國政府理解。這一「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論調貌似厚道，實爲託詞。一個現代發達國家的中央政府，對地方長官完全沒有影響力，任憑國家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受地方政客隨便擺布，其理由怎麼聽都無法讓人信服。

幾個月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日本政府從一開始就嚴重誤判形勢，依仗日美軍事同盟，與東京都一唱一和，成爲「購島」鬧劇的主要推手。而石原等極右翼政客，客觀上爲日本中央政府積極充當了燒火棍的角色。世人有目共睹，與釣魚島危機的發酵同步並相交織的，是日本執政的民主黨和最大的在野的自民黨之間及兩黨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石原愼太郎之子石原伸晃現任自民黨幹事長，對黨魁大位一直虎視眈眈，去年就揚言要在釣魚島建軍事基地。野田面對低迷人氣和國會選舉的巨大壓力，爲保上位費盡心機。他們對萎靡的日本經濟無計可施，便不約而同把釣魚島當成選舉的政治籌碼，拿中日兩國關係進行一場危險的賭博。

中日釣魚島爭端，不只是單純的領土歸屬問題。釣魚島是日本在侵略中國的甲午海戰中竊取的，日本二戰戰敗時同意放棄先前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的全部土地，釣魚島理所當然是其中一部分。因此，這一領土爭端直接關係到中國等亞洲國家當年橫遭日本鐵蹄蹂躪的悲情，直接關係到日本是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無條件投降的結局。

有朋自故國來

楊繼良

域外漫筆

兩年前，我結識了一位剛從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他去中國專攻了一年漢語，然後又在一所新「升級」的外語學院當了一年「外教」。上周末來訪，聽他談在中國的感受。以下用引號括出的句子，是他的原話。

「中國人比美國人健康。在美國隨處可見過於肥胖的中年男女。中國人吃素菜為主，另外是運動多。你們有一句成語『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我們都開車。中國城市的公園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打太極拳、跳舞、下棋等等，這在美國是看不到的。我們多坐在家裡看電視。」這話有點偏頗。我常見美國青年在人行道上跑步，女的居多，爲了保持身段吧。中國人看電視也普遍，例如電視劇、春晚。只是我們退休得早，還有下崗「待退休」的，有大把時間。再加一般住處都不寬敞，自然就出外或去公園了。大款們則天天吃館子，以挺出大肚腩爲榮，有與老外趨近之勢。

「中國人看來都比較愉快，會自尋樂趣。除了上述公園活動之外，我的同學和學生聚會時，居然都會很大方地當衆唱歌，在KTV是如此，在其他集會場所也是說唱就唱，毫不扭捏。我就完全不能適應，在這種場合下相當狼狽。」我在回國期間，邀請學生聚餐，也被同化，只好唱一曲美國老歌或者蘇聯歌曲，這是一種新的經歷，感覺不錯；中國人自得其樂不花什麼錢，相當於老外全家駕車外遊。

「中國人注重家庭和群體，學生多數會說畢業後準備回老家，照顧父母。美國人崇尚以個人為主體，不會有這個想法。另外，在美國讀大學，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課程、喜歡的教授，也有先修或後修的自由；宿舍的室友，也是自選的。中國的學校都給你分配定當，大學生每個學期該上哪些課，沒有選擇餘地，同一系級的，都同學到底，室友也不容選擇，這使我覺得自由受侵。」這倒也是。我自己六十年前在國內上大學就是如此，但從來都覺得很自然，沒有不適應的感覺。這種順應別人作出的規定，也許已形成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不過，多留一些空間給個人（例如外國歷史中可以選修某一國的歷史）未必不可取，但師資有限，少有選修課，經濟效益高些。中國的做法，會使同一個系、級的同學有比較緊密的關係，互相以「師兄」、「師妹」相稱。這是問題的另外一面吧。

「美國人互相之間來往得少。例如我自小在父母這棟房子長大，但到現在左右鄰居的姓名都不詳細。」我在國外，過去覺得與洋人套近乎太難，以爲是共同興趣少。現在聽美國人如此講，原來他們之間也有這個問題，倒是新鮮。我想，我們小村鎮中當然沒有這個問題；城市裡住得擠，弄堂成了個公共活動場所，所以人際關係密切。美國十九世紀末經濟崛起，開始建設一個美國之夢（American Dream）的社會以來，多數人各有自己的小庭院，往來就少了。我們這個「小區」鄰居，偶然在室外路邊發起個簡單的野餐，只是我們不去罷了。也有華人朋友與老外鄰居關係比較密切的，但在程度上顯然比在國內的差。聽說現在國內大城市住得比過去寬了些，雖然還住工房式的樓內，各家也開始關起門來自成一統了。

曙光書店

馬海甸

燈下集

記得第一次去曙光書店，是在八十年代中，具體日期已記不清，是當時我的上司、也是巴金《隨想錄》的「催生者」唐瓊先生領着我去的。曙光書店專門出售文史類的英文書，與專售中文書的青文書店亦分亦合，共用一個住宅單位而自成格局，極而言之，賣的書也就二、三千冊。曙光書店馬老闆是詩人也斯的研究生，能講一口不帶廣東音的英語，他專研德國哲學家本雅明，撰文固然言必稱本雅明，自己也取了一個 Benjamin 的英文名，對英美各大學的出版物瞭如指掌，書店的書源也多來自這些地方，在俗文化讀物鋪天蓋地令人窒息的香港，有一爿品味如許高雅的小書店，洵屬難得。從此，一星期兩次，逢周三和周日，午飯後有事沒事，我總要到這家書店走走，不買也翻翻看，那時候掙得的菲薄稿費，大抵都花到這上面了。

當時，我也到九龍海港中心和北京道的辰沖書店淘書。這兩家書店的書價在換算美元和英鎊時取價較曙光要高，而且交通不便，一去就得半天，因此除非年度大減價或順路經過，一般一年也就去三四回。我不是哭窮，也不怕被人譏爲沒志氣，有一段時間，我是把看見一本好書不用問價立即買下視爲人生的奮鬥目標的，不消說，這一目標已被證明爲奢望，而只能挑較便宜、對自己的腰包不致造成太大負擔者而購之。天下讀書人同聲一哭，其惟此乎。

我在曙光書店買的第一部書，現在回憶起來，應該是蘇聯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的自傳《一生的故事》的英譯。這本書老闆可能自己看過，已略顯陳舊，所以降價出售，英譯僅譯出原文的三分之一，以後也不曾再出續編，但憑着此書，我得以大致領略了帕烏斯托夫斯基平實的敘事和清新的抒情風格，感到非常滿足，因爲要遲至十年後，我才讀到兩大厚冊的《一生的故事》俄文版。我到曙光淘書，把注意力集中於俄蘇文學作品的英俄對照本和作家傳記，是不無原因的。英美各大學出版社其時對俄國非官方作家非常重視，而中蘇的交惡似乎仍遙遙無了期，內地坊間流通的原版蘇俄詩文集，絕大多數是五十年代進口的舊書，像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等人的作品，連專業的俄國文學學者也未必接觸得到。馬老闆的專業是社會學，對文學未必熟悉，但他挑書的眼光眞沒說的。一個書商，不讓大衆的閱讀趣味牽着鼻子走，而堅持商品的高品味和學術性，要做到這一點，除非他的生意不以賺錢爲急務。記得我淘到曼德爾施塔姆的處女作《岩石》的英俄對照本時，甚至比十年後在聖彼得堡買到曼氏四卷集還要高興。

眼下常在手邊而且不時仍翻一翻的兩部詩人傳記——《阿赫瑪托娃：詩人與預言家》和《茨維塔耶娃：天堂與地獄的搏鬥》都購自曙光書店，這兩部書都是我淘到的兩位詩人的第一部傳記。十餘年後，我把後者譯成中文，儘管書出得錯誤百出，慘不忍睹，書名被改得不倫不類，而且超過一年的爬格子勞動，至今收不到半文版稅，但它畢竟記錄了我與曙光書店的那一份書緣，對此我是銘感於心的。我在大公報編《文學》周刊爲時近二十年，只要能辦到，每遇上名詩人逢百的生辰忌辰或諾貝爾文學獎公布，都希望能編一個專輯作爲紀念，這已經成了一個習慣性的指定動作了。辦專輯，首先到曙光找書，沒有的話再到辰沖或圖書中心之類的大書店想辦法。記得沃爾科特、布羅茨基以及希姆博爾斯卡的專輯就是這麼辦起來的。在沃爾科特和希姆博爾斯卡獲獎前，我對這兩位詩人所知甚少，前者的長詩《奧梅羅拉》，是諾獎消息公布後翌日馬上跑到曙光買的。

對於我這個常客，馬老闆見了面毫不熱情，甚至招呼都不打，我有點納悶，我哪點兒招你惹你了；我也極少與之攀談。惟一攀談的一次，就是訂購《岩石》的那一回。我到書店時《岩石》已脫銷，遂請他代訂購一冊，他淡淡地說，已下 oder，過半個月可望有書。後來一想，文人下海，大概都是這個德性吧。

踏入新世紀，由於網絡書店風行一時，讀書人直接從歐美選書購書的夙願得償，而且價錢要便宜得多，我到曙光的頻率從一星期兩次遞減爲一次，忙起來甚至一兩個月才去一次。書痴們愛屋及烏，對賣書的書店產生感情，這並不難理解，但他首先掂量的當然還是自己的腰包，反正多我少我一個書店不會關門。接下來，就聽說馬老闆中風的消息，曙光書店由青文羅老闆接手，羅老闆管青文還管不來，他哪有時間和精力再接這麼一攤？無非是守着攤子，把存書賣出去而已。因爲兩家書店唇齒相依，雖然不能說是一榮俱榮，但一損俱損則是肯定的。羅老闆選擇盤下曙光，大概就是出於這個考慮吧。

我最後一次去曙光，也記不清是什麼時候了，似乎是二〇〇五年，買了兩部雙語對照詩集，記得是《彼得拉克詩選》和《聶魯達詩選》，原來想再買一部《雨果詩選》，但想想已超出本月的購書預算，乃作罷。一年容易又過去，有一天，黃詩人告訴我，青文關門了，他手裡拿的正是那部我想買而卒未買成的《雨果詩選》，「五折」，他不無得色地補充說，「曙光的存書大減價。」

二〇〇七年春節返穗省親，回港後讀報獲悉，青文書店的羅老闆在九龍存書的倉庫被塌下的書箱壓死。這事兒很讓香港的文化人唏噓了一陣。馬老闆似乎也消聲匿跡了，他在一份財經報紙的專欄未能寫下去，對羅老闆之死，沒發表過任何紀念文字。

朗朗清月（網上圖片）

「月」來越好

海納

文化什錦

一個人活了多少歲，中秋的月亮就來過多少次。儘管你可能因爲太小不曾記事，或者因爲太忙無暇注意，但那輪一年中最圓的月亮，該來還是要來，該走還是要走。

最初的記憶，是奶奶唱給我的歌謠：「月婆婆，撥鑼鑼；炒豆吃，沒柴禾。」最深刻的回味，是爸爸做的月餅。我們生長在生活極度困難的時代，到十歲時，還沒有吃過月餅。那一年中秋節，爸爸找來一點麵、一點油和一點糖，自己動手做鍋烙的月餅。那也是我幾十年來，吃到的最香最甜的月餅。

可喜的是，中秋的月亮每來一次，我們都會長高一截。上小學的時候，我們知道了月亮也是一個星球，而且一直圍着地球轉。月亮本身不會發光，但卻會在黑夜之間，把另一邊的太陽光反射給地球。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知道了月球的直徑是地球的四分之一，體積是地球的四十九分之一。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離，是三十八點四萬公里。其中最近地點三十五點七萬公里，最遠地點四十點六萬公里。人類不僅可以登上月球，而且可以開發利用月球。

中秋節前夕，兒子從北京給我們帶回一盒廣式月餅。溫馨的包裝上面，印着四個精美的大字：「月來越好。」我的心頭一亮，「月亮」來了，「月餅」來了，「越來」也來了。來了就好，來了就樂，來了就讓我們享受能夠享受到的幸福生活。

月亮會越來越好。月球的年齡，大約已有四十六億年。而這麼多年間，它總是默默地圍着地球轉，沒有人跟它打個招呼，更沒有人給它拍張照片。自從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人類開始登上月球之後，月亮才不再寂寞。地球上的人們，不僅一次次到月球上做客，而且還想方設法淨化大氣層，以便讓月亮留下更清澈更美好的身影。月餅會越來越好。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相傳起於唐代，到北宋時，稱爲「宮餅」，主要在宮廷流行，以後才逐步流傳到民間。但直到幾十年前，絕大多數的貧苦人家，中秋節仍買不起月餅。而現在，京式月餅、廣式月餅、蘇式月餅、潮式月餅、滇式月餅、徽式月餅等，在全國各地都應有盡有。口味越來越好，做工越來越精。我們會越來越好。不管你富有還是貧窮，不管你城裡還是鄉村，每一個人，都會不斷地成長，不斷地進步。這是生命的力量，誰也不可阻擋。即便什麼都不懂，即便什麼都沒有，即便什麼都不如意，但你依然在成長。所有的經歷，都會成爲墊腳石。等下一輪圓月再來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已經變得更高更快更強。

生活會越來越好。全世界幾十億人，都在學習、思考和創造。一個人發明了火車，全世界的人都坐火車；一個人發明了電視，全世界的人都看電視；一個人發明了電腦，全世界的人都用電腦。現代化的世界，推動了現代化的進步。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就得不斷的改革、不斷的發展、不斷的改善人民群衆的生活。

平分秋色一輪滿，長伴雲衢千里明。月亮是無私的，也是公正的，它總是將自己的銀波，均勻地潑灑到大地上。但到了我們人間，卻常常是「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有的人如意，有的人不如意，有的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

揚州「瘦馬」

許揚

文史叢譚

古代揚州被認爲是美女盛出之地，而著名的揚州「瘦馬」即與揚州美女有關。

揚州人至今還在口頭流傳的一句俗語「娶馬馬」，意即娶老婆，這個馬，便是從瘦馬一詞演化而來。幾年前，李連杰、金城武主演過影片《投名狀》，徐靜蕾飾演的片中女主角蓮生即爲「揚州瘦馬」。

清人章大來在《後甲集》中解釋：揚州人多買貧家小女子，教以筆劄歌舞，長即賣爲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馬」。

揚州在古代是兩淮（淮南淮北）鹽商的聚居地，鹽商當年可謂是富甲一方，生活奢侈程度可與皇家媲美。從明朝開始，在揚州一帶，出現了大量經過專門培訓、預備嫁予富商作小妾的年輕女子，而這些女子以瘦爲美，個個苗條消瘦，因此被稱爲「揚州瘦馬」。揚州城裡和周邊農村那些衣食無着的貧寒人家，不得不賣掉自己生養的本來就瘦弱的女兒，去充當瘦馬，來緩解那些窘困無助的日子。

「瘦馬」被人買到揚州，經過數年培訓，首先讓她們學會應對，舉止端莊或儀態嫋娜，然後再教她們學習書法繪畫琴棋歌舞。

挑選瘦馬有着一套極爲嚴格的鑒定程式，而其中最爲客商看重的就是對於瘦馬的小腳的評判。鑒定這「三寸金蓮」也有着一套極詳細的辦法。

清代揚州有專門圍繞「瘦馬」產業鏈生存的生意人。他們從購買到培養再到尋找買主，以至於給瘦馬跟買主舉行婚禮，提供一條龍服務。歷史記載，從揚州買的「瘦馬」，由於受到正規教育，修得滿身技藝，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溫良恭儉讓一樣不缺，在主人家中很少惹其他妻妾們生氣，也不爭風吃醋，很是讓男子們放心。有的竟然感覺到揚州「瘦馬」的好處，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揚州購買。

但並不是所有的「瘦馬」都能成功地嫁入富豪之家。最後，有些被挑剩下的「瘦馬」不得不被送入煙花柳巷。在秦淮河畔，「揚幫」歌妓大多是「瘦馬」出身。而那些「有幸」被官宦富商、貴公子納爲小妾的「瘦馬」，也並不見得從此就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天后

李憶著

天南地北

今年伊始，一下子死了兩個名人，都是歌壇天后。先是美國的雲尼休斯頓，跟着是台灣的鳳飛飛。其實鳳飛飛早於雲尼休斯頓，只是她的死訊保密，一個多月後才公布。雲尼休斯頓是美國時間二月十一日下午時三點五十五分被宣布死亡。而鳳飛飛病逝於一月三日，遲至二月十四日才公布，於是由前變後。鳳飛飛出生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算來還不足五十九歲；雲尼休斯頓出生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也是不足四十九歲。二人的生日只相差一天。

爲此，我的朋友說：「你看，九眞的很邪乎耶，跨不過去就是跨不過去！」

吓？我皺眉：「什麼論點這麼新鮮？」

她說：「你別不信，逢九必有劫數，就看能不能跨得過。」我一笑置之，不與她爭辯。對於這二位猝逝的名人，我沒她那麼多想法。但當看到報紙上所刊登的死訊時，很震驚。雖說人生無常，還是覺得突兀。之後所有的媒體就一直報道不斷；正面、負面，各種各樣的謠傳、猜測、有無根據的都有。在現時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這早已蔚然成風，不足爲怪。逝者已矣，最讓人同情的該是她們的親朋好友了，光是出來澄清事實就讓他們忙不過來。

報載鳳飛飛縱橫歌壇四十四年。四十四年？那她豈不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便出道了？那時的台灣還是個鄉土味很濃的年代呢。而台灣的鄉土文學、鄉土電影，好像也才剛起步——眞的不覺得鳳飛飛的崛起有那麼久了。換句話說，這意味着，她既代表一個逝去的時代，也延續着另一個時代。而等我聽到她的歌，並且知道鳳飛飛其人時，已經是七十年代末了。她的歌好聽嗎？或許該這麼說罷：那是由台灣鄉土昇華成的一縷溫柔，那音質更是溫婉淡定。但若說她有多麼與衆不同又眞的不是很顯著，倒是有那麼的一點鄉土味，而且八九是情懷上的認同。

然後是瓊瑤電影的時代，被鳳飛飛唱紅的主題歌還眞不少，都是尋尋覓覓纏綿悱惻的讓人聽着心緒不由有瞬間的晦暗，卻竟也有種奇貨可居之感——她是瓊瑤獨佔的資本，劉家昌的奇貨。

那是鳳飛飛的巔峰時代。然後她結婚了，淡出歌壇。當她再復出時，大家也好像沒什麼感覺。至少，在我的生活圈子裡並無引起關注。可當她的死訊傳出，才驚覺原來她始終是衆人的偶像，形象永不被遠去的歲月所湮沒。

至於雲尼休斯頓，比鳳飛飛年輕十年。在歌壇上縱橫了三十年。由於生活糜爛：吸毒、酗酒、嗑藥，故而身後所傳出來的幾乎都是負面新聞。

譬如批評她是個不負責任的母親，不僅沒教育好女兒，還讓她吸毒；不爲女兒的將來打算，花光所賺的錢。吸毒、濫用藥物、酗酒至嗓音沙啞；醉生夢死，事業因此跌落谷底。死前連一百塊錢都得向人借貸……如此不自愛，猝死是遲早的事（曾有人預言，她活不過五十歲）諸如此類的報道，排山倒海而來，不管是眞是假，每一篇都無不教人讀了搖頭嘆息。

上天賜予她天籟般的美好歌聲，人又那麼美麗，有才華，一站出來，那鋒芒猶如超級國寶，教人心醉。然而生命就此終結了——人生如戲，這終結作得未免過早了點罷。思之悵然。